

韩连斌 著

神秘中国

奇特部落

原始之美与自然之奇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韩连赟 著

神秘中国

奇特部落

原始之美与自然之奇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奇特部落：原始之美与自然之奇 / 韩连赟主编. —北京：外文出版社，

2005 (神秘中国)

ISBN 7-119-04164-9

I. 奇... II. 韩... III. ①部落—概况—西南地区 ②部落—概况—西北地区 IV. K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9107 号

本书在编著过程中,由于客观原因无法与少数图片作者取得联系,现已将稿酬转版权交易代理机构,请有关人员与我们联系。

策划顾问 肖晓明 学术顾问 厉 声

奇特部落——原始之美与自然之奇

作 者 韩连赟

图片提供 韩连赟 艾热提·艾沙 蒋礼宏 蒋晓亮

策 划  (www.bjzmltd.com)

执行策划 胡 杨 宝 罗

责任编辑 卢小永 杨春燕 盖中武

特约审定 张荣富

装 帧 李彦生

责任印制 林 莉

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(www.flp.com.cn)

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**邮政编码** 100037

电 话 (010) 68320579 (总编室)

(010) 68329514/68327211 (推广发行部)

电子信箱 info@flp.com.cn sales@flp.com.cn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 / 外文书店

开 本 24 开 (889 × 1194 毫米) **字 数** 165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**印 张** 7

书 号 ISBN 7-119-04164-9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图瓦人——喀纳斯女神的守护者 1

有人认为，新疆的图瓦人就是晚清《新疆图志》所记载的“乌梁海”人，他们世代以放牧、狩猎为生，居深山密林，沿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。喀纳斯湖畔是他们在我国唯一的聚集地，而生活在这里的图瓦人被称为是“喀纳斯女神的守护者”。

薛家湾人——“中国的吉普赛人” 16

在甘肃永登县的薛家湾，散居着一个被称为“中国的吉普赛人”的神秘人群，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、道德观念、宗教信仰和与众不同的衣装服饰，他们的家中供奉着从不向外展示的“秘神”。他们在近现代，曾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流浪，以算命卜卦为生，人们一般称之为“卦先生”或“蛮婆子”。



罗布人——罗布泊的土著居民 23

有人认为他们是楼兰人的后裔，既有蒙古人种的特征，又具有欧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。他们保留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，固守着塔里木河，在茫茫的罗布泊沙漠中顽强的活着，演绎着生命的奇迹。

火焰山人——西域都城边上的独特人群 45

从1300年前的高昌国王都居民到如今的木头沟村的村民，古老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。火焰山的村民晨出暮归，生生不息，彼此敬爱，和睦共处。火焰山的老少爷们大都很喜欢蹲墙根、晒太阳、扎堆聊天，山外边的事情再怎么着也影响不了这里的生活节奏。

刀郎人——能歌善舞的奇特部落 74

他们散布在广袤无垠的林莽深处，逐水草而居，以游牧、狩猎为生，也有人垦荒种植，开发出一片片庄园和绿洲。刀郎，其原意是群居或分群而居的意思。“刀郎舞”是刀郎人生命的一部分，从小儿至老者不跳刀郎舞的刀郎人几乎是找不到的。在这里，跳舞是刀郎人快乐的源泉。



克里雅人——沙漠里的“原始部落” 82

近百年来，克里雅人始终离群索居，被人们称为沙漠里的“原始部落”。他们一直居住在沙漠深处，千百年来无人去注意他们，直至20世纪50年代，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一部分应属古西域土著的“活标本”……

大同人——离太阳最近的部落 91

他们是东伊朗部落的后裔，居住在人迹罕至的帕米尔高原上，衣着艳丽，被称为是“离太阳最近的人类部落”。

屋脚纳日人——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118

纳日人，古称摩梭，是纳西族的一部分。纳日人远在晋代就已定居在盐源、木里、永宁等地，传说是“纳木”（女始祖）和“埃杰若”（男始祖）的后代。多少世纪以来，摩梭人静默地生活在大山之中，构筑起一方独特而神秘的“母系王国”，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朵奇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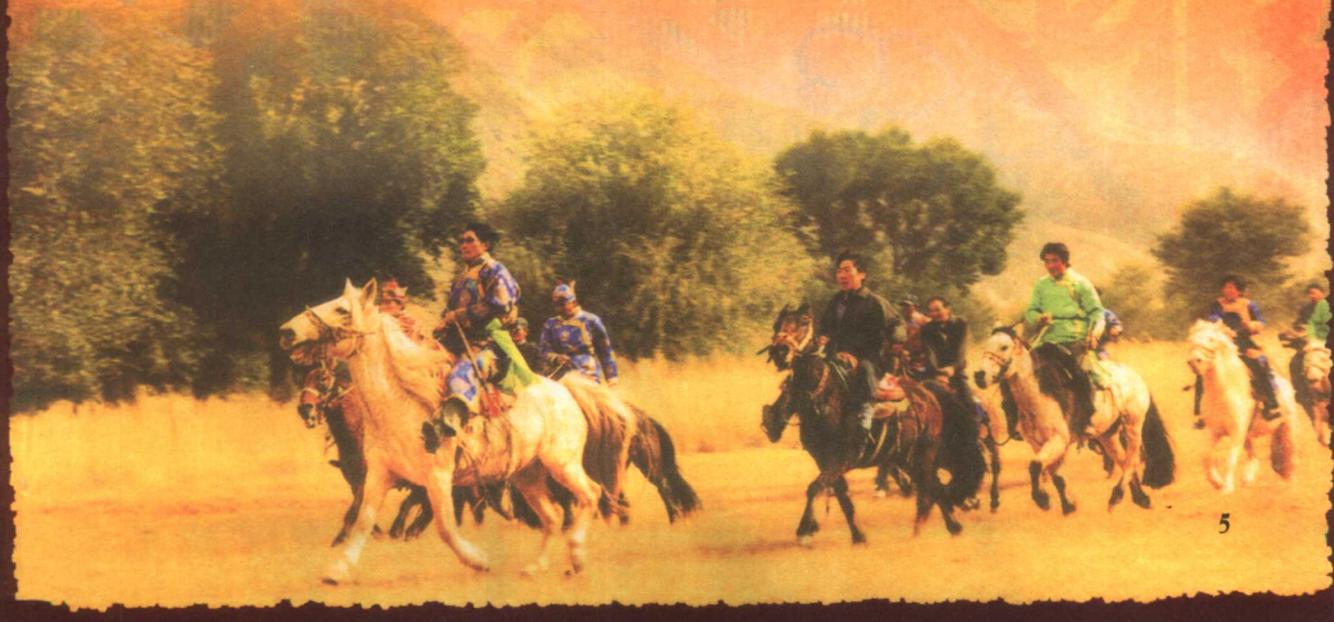


西番人——婚俗奇特的部落 134

他们的祖先是古代羌族的一支遗裔，原来是西北的游牧民族。元世祖南征大理时，部分西番人随军南下，最后定居于滇西北地区。西番人阿注婚的特点是夜合晨离，白天两人彼此分别属于两个家庭，没有共同的经济关系，只是一种单纯的性生活关系，所生子女随女方家庭，与男阿注无关。

黑衣壮——以黑为美的部落 146

他们视野蓝靛为逢凶化吉的“神草”，并令本部族人一律穿上用蓝靛染制的黑色衣服，世代沿袭。广西那坡县的“黑衣壮”也因此而得名。他们世世代代在深山老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这也使得古老的黑衣壮传统文化和习俗沿袭至今，完好地保留下来……



壹 圖瓦人——喀納斯女神的守護者





成吉思汗像

图瓦人的身世之谜

有人认为新疆图瓦人即是晚清《新疆图志》所记载的“乌梁海”人，他们世代以放牧、狩猎为生，居深山密林，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。图瓦亦称“土瓦”或“德瓦”、“库库门恰克”，历史悠久，早在古代文献中就有记录。隋唐时称“都播”，元称“图巴”、“秃巴思”、“乌梁海种人”等。喀纳斯村中年长者说，他们的祖先是5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，与现在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图瓦人属同一民族。

还有些学者认为，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的部分老、弱、病、残士兵，逐渐繁衍至今。在喀纳斯人中也有这种说法。相传成吉思汗西征欧亚时，大军如潮水一般从蒙古一泻而下。返回时，他的长子术赤征召了一批人，让他们前往马尔罕湖边驻守。路过现在的图瓦村时，见该地山清水秀，土地肥沃，有一个很大的湖（喀纳斯湖），流动着乳汁一般的湖水，就留下一部分人驻守，并授予他们“科克盟科克”（意思是蓝领带）。从此，这一部分人佩戴蓝领带，在这里巡逻执勤。在成吉思汗的军队中，戴领带者仅次于戴头盔的上等士兵。一百多年以后，蒙古帝国分崩离析，大汗的子孙们从中原返回西域，各自为部，分割地盘，这一部分人便被人遗忘了。明朝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将蓝领带从脖子上取下，将士兵服装收起，变成了老百姓。

无论哪种说法，这里的居民都习惯称自己是蒙古族的图瓦人，家里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。他们至今保存着1918年民国政府颁发的“乌梁海左翼左旗札萨克”印。

喀纳斯女神的子民

新疆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泰山深处，北接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，东邻蒙古人民共和国，东西宽约74公里，南北长约66公里，面积2500平方公里。由于冰川强烈剥蚀，高山河流拓宽、加深形成了著名的喀纳斯湖和阿克库勒湖，成串珠状镶嵌在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。喀纳斯湖形状奇特，就像一轮弯月亮，它也是我国内陆最深的湖泊，最深处达188.5米。它就像一位大自然女神，湖的四周群山环抱、森林密布、草场繁茂。元代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，他有一首诗写道：“谁知西域逢佳景，始信东君不世情。圆沼方池三百所，澄澄春水一池平。”

喀纳斯湖区距县城150公里，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。“喀纳斯”是蒙古语，意为“峡谷中的湖”。喀纳斯湖湖面海拔1374米，南北长24



阿尔泰的民居

公里，平均宽约1.9公里，面积45.73平方公里。喀纳斯湖周边的居民主要是属于蒙古族的图瓦人。喀纳斯语意还有“美丽富饶、神秘莫测”的意思，其湖面碧波万顷，群峰倒影，湖面还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时时变换颜色，是有名的“变色湖”，每至秋季层林尽染，景色如画。喀纳斯湖四周雪峰耸峙，绿坡墨林，艳花彩蝶，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。这里是我国惟一的南西伯利亚系动植物分布区，生

长有西伯利亚区的落叶松、红松、云杉、冷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。许多种类的花木鸟兽在全疆乃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。喀纳斯湖有两大奇观：一是千米枯木长堤，这是喀纳斯湖中的浮木被强劲谷风吹着逆水上漂，在湖上游堆积而成的；二是湖中有巨型“湖怪”（近年有人认为是当地特产的一种大红鱼），常常将在湖边饮水的马匹拖入水中，给喀纳斯湖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在喀纳斯湖畔生活的图瓦人被称为是喀纳斯女神的守护者，这里是他们在我国惟一的聚集地。图瓦人的村落就位于喀纳斯湖南岸2公里至3公里处的喀纳斯河谷地带，海拔1390米，周围山清水秀，环境优美，是布尔津县前往喀纳斯湖的必经之路。



图瓦人分布地图

坚守着独特的习俗

图瓦人保存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，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，与哈萨克语族相近，因此图瓦人均会讲哈萨克语，但他们信奉喇嘛教。喀纳斯村小学教孩子汉语和蒙语，初中在禾木镇上，高中在布尔津上。过去他们是与世隔绝的，很少与外族通婚，但这已经影响了生命的质量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图瓦孩子通过上学走出深山，考上大学，与其他地方的蒙古族人组成新的家庭。现在的图瓦人学校基本都普及蒙古语。



身穿蒙古族装束翩翩起舞的图瓦人

图瓦人多穿蒙古长袍、长靴；居住的木屋用松木垒砌，有尖尖的斜顶。他们以奶制品、牛羊肉和面食为主要饮食，常喝奶茶和奶酒。在一年一度的敖包节中，图瓦人举行赛马、射箭、摔跤等竞技活动。他们信奉萨满教和喇嘛教，每年都举行祭山、祭天、祭湖、祭树、祭火、祭敖包等宗教祭祀仪式。

在生活习惯方面，图瓦人除欢度蒙古族传统的敖包节外，还有当地的邹鲁节（入冬节）、汉族人的春节与正月十五元宵节。

他们以狩猎、放牧为生，善射箭、骑马、滑雪，勤劳朴素、勇敢强悍。目前，几个村落共居住着一千四百多名图瓦人。他们居住在山

林地带，以放牧和狩猎为主，又被称为“林中百姓”或“云间部落”。图瓦人的房屋多建在水边苍松翠柏下的草地上，房子的地基、地板、墙壁和屋顶全是用木头制成的。

图瓦人总体上来说不太愿意与外面的世界接触，除非要去百里外的布尔津县城去换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。有的图瓦人从生到死都没有走出过喀纳斯。

如今，他们的现状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，由于喀纳斯的旅游开发前期规划不太成熟，对景区的开发管理有些混乱，政府计划将目前景区的所有旅游设施拆除，后撤到十几公里以外的山谷，还喀纳斯原始的洁净。而世代居住在喀纳斯湖畔的图瓦人则不需要搬迁，可以继续安居于此，享受这一块净土。

图瓦族适龄儿童的教育已经有了可靠的保障，我们在图瓦人的村庄，见到了几个衣着干净整齐的图瓦小孩，询问得知他们是在布尔津县城上学的学生，是放暑假回家帮父母干活的。

图瓦人至今保留着古老、完整的部落、氏族血缘观念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。图瓦人对大自然怀有无比的崇敬，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山、祭天、祭湖、祭树、祭鱼、祭敖包和拜佛、诵经等活动。



这样的场面在喀纳斯湖是比较常见的，图瓦人都善骑射，骑马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。

在图瓦人中间，老人们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像是在讲故事。连同他们一年四季的生活，年复一年，月复一月，甚至每日必行的生活程序，都像是生活、劳作在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地方。其实，几百年来，他们过的不都是这样的生活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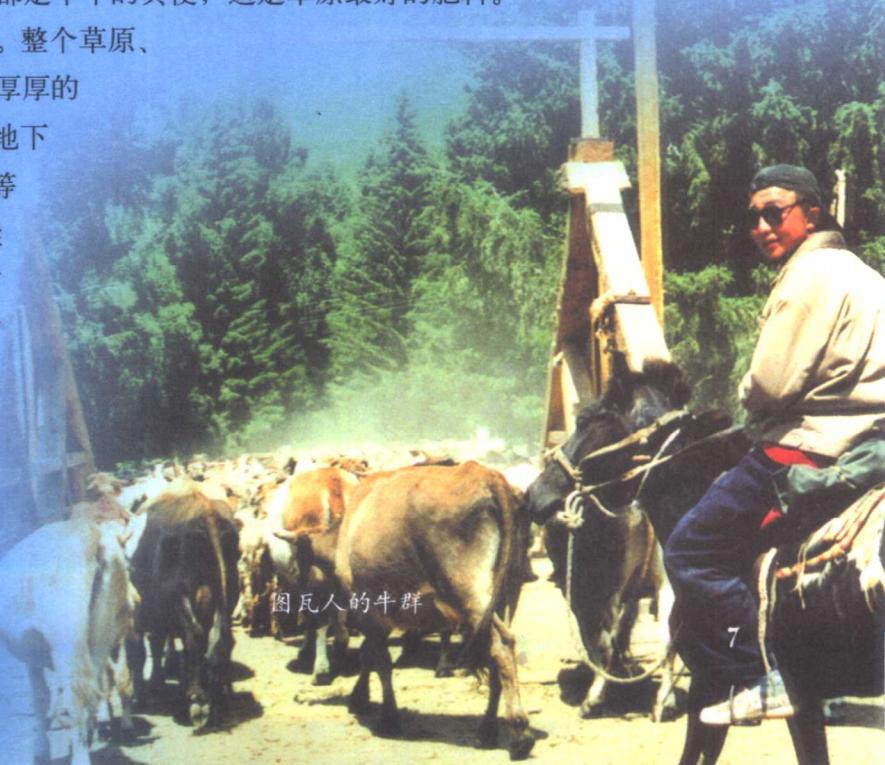
夏天，图瓦人把牛羊从低山河畔的冬牧场赶到高山顶上的夏牧场

去放牧，离开村子出去放牧的图瓦人住蒙古包。深秋后，图瓦人将牛羊又往山下的冬牧场赶，和哈萨克人的转场一样，但是没有哈萨克牧民跑得远。图瓦人生活的喀纳斯湖畔，不必那么长途跋涉。喀纳斯林木茂盛，水草丰美，是大自然给西域不可多得的恩赐。秋天来了，草结了籽，很快就在牛羊的奔走踩踏下，埋到土里面去了。草原上遍地都是牛羊的粪便，这是草原最好的肥料。

冬天来了，雪很大。整个草原、整个喀纳斯都覆盖上了厚厚的雪。草籽儿、草根在雪地下的泥土里歇息、孕育，等着雪水融化、阳光灿烂的时候拼命地疯长。有了草，就有了牛羊，就有了图瓦人的生活。在狂风暴雨碾压大自然的日子，图瓦人住在小木屋里，用酒和肉度过漫长的，寒冷的冬季。



图瓦人的房屋全部用木头建成，十分美观。



图瓦人的牛群

童话再现——图瓦人的村落

白哈巴，这个名字挺诗意、挺神秘，像不经意地在林中遇到了一位冰清玉洁的仙女。这真是个宁静得出奇的村庄，所有房舍都是原木搭成，都是平顶的，但加了坡，坡下晾着菌菇之类。村子是南北走向的，东西两侧都是山包，中间有小溪，水非常凉，大概是雪山融水吧。它的南面是草场，北面是林场，连接树林和草场的是一条两边长满大树的石头路，阳光一泻，路中间就是光斑树影。牛有一声没一声地哞哞叫着，偶尔会有当地小孩骑马而过，小孩很小，马很高，小孩显得很酷。当然，小村落除了蒙古族的图瓦人，还混居着哈萨克族和汉族人。



图瓦人的村落

我们来的时候，刚碰上一场夜雨，清晨的空气愈加的甜美。一大早，我们在村子西侧的小坡上看日出，看小村慢慢醒来，好像一幅油画一般。看着看着，恍惚间发觉里面的景象动了起来：先是有炊烟漫出来，然后有牛羊出现在路上，再后来就是出现村民汲水什么的。一切都那么美妙，一切都那么具有童话色彩。

碰到三个穿多彩服装的女孩，原来是四川来的，她们大概是除我们之外这个小村里的另一批外乡人吧。聊天之下，我们知道她们住在叫“图瓦人家”的地方，昨晚还有篝火歌舞。白哈巴，不仅有味道纯正的图瓦人文化，同时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浸染。

禾木村是图瓦人口最多、最集中，同时也是民族传统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村庄，隶属布尔津县，距湖边很近。禾木村也是现在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中惟一不通公路的村，从布尔津县城到禾木村近一百七十公里，沿途要穿越高山峡谷、森林草原、茫茫戈壁。目前只有大卡车和吉普车才能进出。来到禾木村，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那一栋栋的小木屋和成群结队的牧群，与高山、森林、草地、蓝天、白云结合在一起，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些小木屋已成为图瓦人的标志，它们基本有大半截埋在土里，以抵挡这里将近半年的大雪封山期的严寒，显得特别原始古朴，并带有游牧民族的传统特征。房顶一般用木板钉成“人”字型雨棚，房体用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单层原木堆成，既保暖又防潮。在当地建一栋普通房子只需一两万元，几个人用一个月就可以建好。这里的人们几乎仍处于游牧时期的原始状态，没有任何与现代有关的物品在他们村子里出现，至今还是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



漂亮而清纯的少女



古朴的生活用具

几乎从未发生过任何刑事案件。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畜牧，种的小麦也处于粗放经营状态，只管播种和收获，中间没有管理，从不浇水、施肥和锄草，不过亩产居然还有二百多公斤。禾木村的图瓦人很知足，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，时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需要消磨的东西。对于环境他们有近乎崇拜的爱护，虽然他们贫困，却没有一个人去乱伐一棵树、乱垦一块荒地，乱剥一块树皮。为了抵挡近半年的寒冬，图瓦人酷爱饮酒。在这里不但经常可以看见饮醉的男人躺在外面，甚至也有许多是饮醉后席地而卧的姑娘。由于长期封闭地生活在喀纳斯，这里的图瓦人只能近亲结婚，人口素质和数量都急剧下降。

喀纳斯村的图瓦人世代生活的喀纳斯湖畔，雨水充足，空气湿润，牧草长得非常好，图瓦人自夸：喀纳斯的牛马羊群，吃的都是中草药，喝的都是矿泉水。虽是夸耀，却也不算太过分——喀纳斯的环境实在太好了。

当地人说图瓦人喜欢别人称呼他们“成吉思汗蒙古”。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在这里很多，几乎所有神秘、伟大、壮观、美好的事物，在图瓦人的传说中都和伟大的成吉思汗有关。比如，在喀纳斯河中央小岛的草地上有两只很大的、形状酷似脚印的地形，图瓦人就说这是成吉思汗的脚印。成吉思汗是图瓦人的精神寄托。

8月中旬的喀纳斯，天气已经很凉，人须要穿薄毛衣了。太阳落山，骑在马上，极目望去，图瓦人的